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之十

韓秀才乘亂聘嬌妻

吳太守憐才主姻簿

詩曰

嫁女須求女婿賢

貧窮富貴總由天

姻緣本是前生定

莫爲炎涼輕變遷

話說人生一世，滄海變爲桑田，目下的貧賤窮通，都做不得准的。如今世人，一肚皮勢利念頭，見一個人新中了舉人，進士，生得女兒，便有人搶來，定他爲媳。生得男兒，便有人捱來，許他爲婿。萬官卑祿薄，一旦天亡，仍舊是個窮公子，窮小姐。此時懊悔已自遲了。儘有貧苦的書生，向富貴人家求婚，便笑他陰溝

洞裡思量。鵝肉喫。忽然青年高第。然後大家懊悔。起來不怨。恨自己沒有眼睛。便嗟歎女兒無福消受。所以古人會擇壻的。偏揀着富貴人家。不肯應允。却把一個如花似玉的愛女。嫁與那酸黃。蠶爛豆腐的秀才。沒有一人不笑他呆癡。道是好一塊羊肉。可惜落在狗口裡了。一朝天子招賢。連登雲路。五花誥。七香車。儘着他女兒受用。然後服他先見之明。這正是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只在論女婿的賢愚。不在論家勢的貧富。當初韋臯。呂蒙。正是樣子。却說春秋時。鄭國有一個大夫。教做徐吾犯。父母已亡。

第幾  
妻母  
氏亦  
和八

止有一同胞妹子那小姐年方十六生得肌如白雪  
臉似櫻桃髻若堆鴉眉橫丹鳳吟得詩作得歌琴棋  
書畫女工針指無不精通還有一件好處那一雙嬌  
滴滴的秋波最會相人大凡做官的與他哥哥往來  
他常在簾中偷看便識得那人貴賤窮通終身結果  
分毫沒有差錯所以一發名重當時却有大夫公孫  
楚聘他爲婦尚未成婚那公孫楚有个從兄教做公  
孫黑官居上大夫之職聞得那小姐貌美便央人到  
徐家求婚徐大夫回他已受聘了公孫黑原是不良  
之徒便倚着勢力不管他肯與不肯備着花紅酒禮

想原如  
了俗者  
正止如

笙簫鼓樂送上門來徐大夫無計可施次日備了酒筵請他兄弟二人來聽妹子自擇公孫黑曉得要看看女塔便濃粧艷服而來又自賣弄富貴將那金銀彩服排列一廳公孫楚只是常服也沒有甚禮儀傍人觀看的都贊那公孫黑暗猶道一定看中他了酒散二人謝別而去小姐房中看過便對哥哥說道公孫黑官職又高面貌又美只是帶些殺氣他年決不善終不如嫁了公孫楚雖然小小有些挫折久後可以長保富貴大夫依允便辭了公孫黑許了公孫楚擇日成婚已畢那公孫黑懷恨在心奸謀又起忽一日

穿了甲冑外邊用便服遮着到公孫楚家裡來欲要殺他。奪其妻子。已有人通風與公孫楚知道。疾忙執着長戈趕出。公孫黑措手不及。着了一戈。負疼飛逃出。門便到宰相公孫僑處告訴。此時大夫都聚商議此事。公孫楚也來了。爭辯了多時。公孫僑道。公孫黑要殺族弟。其情未知虛實。却是論官職也。該讓他。論長幼也。該讓他。公孫楚甲幼。擅動干戈。律當遠竄。當時定了罪名。貶在吳國安寘。公孫楚回家與徐小姐抱頭痛哭而行。公孫黑得意。越發耀武揚威了。外人看見都懊悵。徐小姐不嫁得他就是徐大夫也。未免。

世俗之見小姐全然不以爲意安心等守却說鄭國  
有個上卿遊吉該是公孫僑之後輪着他爲相公孫  
黑思想奪他權位日夜蓄謀不時就要作起反來公  
孫僑得知便疾忙乘其未發差官數了他的罪惡逼  
他自縊而死這正合着徐小姐不善終的話了那公  
孫楚在吳國住了三載赦罪還朝就代了那上大夫  
職位富貴已極遂與徐小姐偕老假如當日小姐貪  
了上大夫的聲勢嫁着公孫黑後來做了叛臣之妻  
不免守幾十年之寡卽此可見目前貴賤都是論不  
得的說話的你又差了天下好人也有窮到底的難

道一个个爲官不戚俗語道得好除得不如現得何  
如把女兒嫁了一個富翁且享此目前的快活看官  
有所不知就是會擇婿的也都要根着命走一飲一  
噉莫非前定却畢竟不如嫁了个讀書人到底不是  
个沒望頭的如今再說一个注女的富人只爲倚富  
欺貧思負前約虧得太守廉明成其姻事後來妻貴  
夫榮遂成佳話有詩一首爲証

當年紅拂因閨中 有意相隨李衛公  
日後榮華誰可及 只緣雙目識英雄

話說國朝正德年間浙江台州府天台縣有一秀士



姓韓名師愈，表字子文。父母雙亡，也無兄弟，只是一身。他十二歲上就遊庠的，養成一肚皮的學問，真个是

才過子建，貌賽潘安。胸中博覽五車，腹內廣羅千古。他日必爲攀桂客，目前尚作採芹人。

那韓子文雖是滿腹文章，却當不過家道消乏。在人  
家處館，勉強糊口。所以年過二九，尚未有親。一日遇  
着端陽節，近別了主人家回來，住在爹裡了數日。忽  
然心中想道：我如今也好議親事了。據我胸中的學  
問，就是富貴人家把女兒匹配，也不冤屈了他。却是

如今世人誰肯又想了一回道是便是這慌說難道  
與我一樣的儒家我也還對他的女兒不過當下開  
了拜匣秤出束脩銀伍錢做个封筒封了放在匣內  
教書僮拿了隨着信步走到王媒婆家裡來那王媒  
婆接着見他是个窮鬼也不十分動火他的喫過了一  
盞茶便開口問道秀才官人幾時回家的甚風推  
得到此子文道來家五日了今日到此有些事體相  
央便在家僮手中接過封筒雙手遞與王婆道薄意  
伏乞笑納事成再有重謝王婆推辭一番便接了道  
秀才官人敢是要說親麼子文道正是家下貧窮不

敢仰攀富戶，但得一樣儒家女兒，可備中饋，延子嗣，足矣。積下數年束脩，四五十金聘禮，也好勉強出得。乞媽媽與我訪個相應的人家。王婆曉得窮秀才說親，自然高來不成，低來不就的，却難推拒他，只得回覆道：「既承官人厚惠，且請回家，待老婢子慢慢的尋覓，有了話頭，便來回報。」那子文自回家去，了一住數日，只見王婆走進門來，叫道：「官人在家麼？」子文接着問道：「姻事如何？」王婆道：「爲着秀才官人鞋子都走破了，方纔問得一家，乃是縣前許秀才的女兒，年紀十七歲，那秀才前年身死，娘子寡居在家裡，家事雖不

個可憐  
若其婦  
子之見

甚富却也過得說起秀才官人到也有些背子只是  
說道我女兒嫁個讀書人儘也使得但我們婦人家  
又不曉得文字目今提學要到台州歲考待官人考  
了優等就出吉帖便是子文自恃才高思忖此事幸  
有八九對王婆道既如此說便待考過議親不遲當  
下買幾杯白酒請王婆自別去了子文又到館中  
靜坐了一月有餘宗師起馬牌已到那宗師姓梁名  
士範江西人一日到了台州那韓子文頭上帶了  
紫菜的中身上穿了腐皮的衫腰間繫了芋芳的絲  
脚下穿了木耳的靴同衆生員迎接入城行香講書

升个宗

已過便張告示先考府學及天台臨海兩縣到期子  
文一筆寫完甚是得意出場來將考卷謄寫出來請  
教了幾個先達幾個朋友無不嘆賞又自己玩了幾  
遍拍着桌子道好文字好文字就做个案元幫補也  
不爲過何況優等又把文字來鼻頭邊聞一聞道果  
然有些老婆香却說那梁宗師是个不識文字的人  
又且極貪又且極要奉承鄉官及上司前日考過杭  
嘉湖無一人不罵他的幾乎獎秀才們打了曾編着  
幾句口號道道前梁舖中入姓富出賣生儒不候主  
顧又有一个對道公子咲欣欣喜弟喜兄都人學董

生愁慘慘恨祖恨父不登科又把四書幾語做着幾  
股道君子學道公則悅小人學道盡信書不學詩不  
學禮有父兄在如之何其廢之誦其詩讀其書雖善  
不尊如之何其可也那韓子文是个窮儒那有銀子  
鑽刺十日後發出案來只見公子富翁都占前列了  
你道那韓師愈的名字却在那里正是似玉無一豎  
如川却又狠曾有一首黃鶯兒詞單道那三等的苦  
處

無辱又無榮論文是弟兄鼓聲到此如春夢高  
才命窮庸才運通廩生到此便宜貢且從容一邊

拍案驚奇

卷之十

七

商友堂

站立看別个賞花紅。

那韓子文考了三等氣得目睜口呆把那梁宗師烏  
龜亡八的罵了一場不敢提起親事那王婆也不來  
說了只得勉強自解嘆口氣道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

發落已畢只得蕭蕭條條仍舊去處館見了主人家  
及學生都是面紅耳熱的自覺沒趣又過了一年有  
餘正遇着正德爺爺崩了遺詔冊立興王嘉靖爺爺  
就藩邸召入登基年方一十五歲妙選良家子女充  
實掖庭那浙江紛紛的訛傳道朝廷要到浙江各處

歷來之世  
不遇此  
時  
特出一  
稿獨也

些繡女那些愚民一个个信了一時間嫁女兒討媳婦的慌慌張張不成禮體只便宜了那些賣雜貨的店家吹打的樂人服侍的喜娘擡橋的脚夫讚禮的儗相還有最可笑的傳說道十个綉女要一个寡婦押送趕得那七八十的都起身嫁人去了但見十三四的男兒討着二十四五的女子十二三的女子嫁着三四十的男兒粗蠢黑的面孔還恐怕認做了絕世芳姿寬定宕的東西還恐怕認做了含花嫩蕊自言節操凜如霜做不得二夫烈女不久形軀將就木再插个一度春風



此元僧  
栢子區  
之詩也  
見編耕  
錄

當時無名子有一首詩說得有趣

一封丹詔未爲真，三杯淡酒便成親。  
夜來明月樓頭望，唯有嫦娥不嫁人。

那韓子文恰好歸家，見民間如此慌張，便閒步出門來玩景。只見背後一個人將子文忙忙的扯一把，回頭看時，却是開典當的徽州金朝奉對着子文施个禮，說道：「家下有一小女，今年十六歲了，若秀才肯人不棄，願納爲室，說罷也不管子文要與不要，摸出吉帖，望子文袖中亂掙。」子文道：「休得取笑，我是一貧如洗的秀才，怎承受得？」令愛起朝奉擰着眉道：「如今事

體。急。了。官。人。如。何。說。此。懈。話。若。畧。遲。些。恐。防。就。點。了。  
去。我。們。夫。妻。兩。口。兒。止。生。這。個。小。女。若。遠。遠。地。到。北。  
京。去。了。再。無。相。會。之。期。如。何。割。捨。得。下。官。人。若。肯。俯。  
從。便。是。救。人。一。命。說。罷。便。思。量。要。拜。下。去。子。文。分。明。  
曉。得。沒。有。此。事。他。心。中。正。要。妻。子。却。不。說。破。慌。忙。一。  
把。攙。起。道。小。生。囊。中。只。有。四。五。十。金。就。是。不。嫌。孤。寒。  
聘。下。令。愛。時。也。不。能。設。就。完。姻。事。朝。奉。道。不。妨。不。妨。  
但。是。有。人。定。下。的。朝。廷。也。就。不。來。點。了。只。須。先。行。謝。  
吉。之。禮。待。事。平。之。後。慢。慢。的。做。親。子。文。道。這。倒。也。使。  
得。却。是。說。開。後。來。不。要。翻。悔。那。朝。奉。是。情。急。的。就。對。

天設起誓來道若有翻悔就在台州府堂上受刑子  
文道設誓倒也不必只是口說無憑請朝奉先回小  
生卽刻去約兩個敝友同到寶舖來先請令愛一見  
就求朝奉寫一紙婚約待敝友們都押了花字一同  
做个証見納聘之後或是令愛的衣裳或是頭髮或  
是指甲告求一件藏在小生處纔不怕後來變卦那  
朝奉只要成事滿擔應承道何消如此多疑使得使  
得一唯尊命只求快些一頭走一頭說道專望專望  
自回舖子裡去了韓子文便望學中會着兩個朋友  
乃是張四維李俊卿說了緣故寫着拜帖一同望典

舖中來朝奉接着奉茶寒溫已罷便喚出女兒朝霞到廳你道生得如何但見

眉如春柳眼似秋波幾片天桃臉上來兩枝新笋裙間露卽非傾國傾城色自是超群出衆人

子文見了女子的姿容已自歡喜一一施禮已畢便自進房去了子文又尋个算命先生合一合婚說道果是大吉只是將婚之前有些閒氣那金朝奉一味要成說道大吉使自十分好了閒氣自是小事便取出一幅全帖上寫着道

立婚約金聲係徽州人生女朝霞年十六歲自幼

未曾許聘。何人今有台州府天台縣儒生韓子文禮聘爲妻。實出兩願。自受聘之後。更無他說。張李二公與聞斯言。

嘉靖元年

月

日立婚約金聲

同議友人張

安國李文才

寫罷三人多用了花押。付子文藏了。這也是子文見自己貧困。作此不得已之防。不想他日果有負約之事。這是後話。當時便先擇个吉日。約定行禮。到期子文將所積束脩五十餘金。粗粗的置幾件衣段首飾。其餘的都是現銀。寫着奉申納幣之敬。子壻韓師愈。

頓首百拜又送張李二人銀各一兩就請他爲媒一  
同行聘到金家鋪來那金朝奉是个大富之家與媽  
媽程氏見他禮不豐厚雖然不甚喜歡爲是點綉女  
頭裏只得收了回盤甚是整齊果然依了子文之言  
將女兒的青絲細髮剪了一縷送來子文一一收好  
自想道若不是這一翻哄傳連妻子也不知幾時定  
得况且又有妻財之分心中甚是快活不題光陰似  
箭日月如梭暑往寒來又是大半年光景却早嘉靖  
二年點綉女的吡傳已自息了金氏夫妻見安平無  
事不捨得把女兒嫁與窮儒漸漸的懊悔起來那韓

子文行禮了一番，已把囊中所積束脩，用个罄盡，所以還不說起做親。一日金朝奉正在當中算帳，只見一個客人，跟着一个十七八歲孩子，走進舖來，叫道：「姊夫姊姊在家麼？」原來是徽州程朝奉，就是金朝奉的舅子，領着親兒阿壽，打從徽州來，要與金朝奉合伴開當的。金朝奉慌忙迎接，又引程氏朝霞都相見了。叙過寒溫，便教煖酒來吃。程朝奉從容問道：「外甥女如此長成，得標緻了，不知曾受聘未？」不該如此說。犬子尚未有親，姊夫不棄時，做个中表夫妻也好。金朝奉嘆口氣道：「便是。我女兒若把與內侄爲妻，有

到此  
受三  
洗

甚不甘心處，只爲舊年點綉女時，心裡慌張，草草的將來許了一個甚麼韓秀才。那人是个窮儒，我看他滿臉俄文，一世也不能發發跡。前年冬學道來考了，一个三老官料想也中不成，教我女兒如何嫁得他，也只是我女兒沒福。如今也沒處說了。程朝奉沉吟了半晌，問道：婢夫婦，果然不想與這金朝奉道，我如何說罷。程朝奉道：婢夫若是情愿，把甥女與他，再也休題。若是不情愿時，只須用个計策，要官府斷離，有何難處。金朝奉道：計將安出。程朝奉道：明日待我台州府舉一狀詞告着婢夫，只說從幼中表約爲婚。



姻近因我羈滯徽州姊夫就賴婚改適要官府斷與我兒便了。太子雖則不才也強如那窮酸餓鬼金朝奉道好便好只是前日有親筆婚書及女兒頭髮在彼爲証官府如何就肯斷與你兒況且我先有一款不是了程朝奉道姊夫真是不慣衙門事體我與你同是徽州人又是親眷說道從幼結兒女姻也是容易信的常言道。有錢使得鬼推磨我們不少的是銀子。匡得將來買上買下再央一个鄉官在太守處說。了人情婚約一紙只須一筆勾消剪下的頭髮知道。是何人的那怕他不如我願既有銀子使用你也自

然不到得喫虧的、金朝奉拍手道、妙哉妙哉、明日就  
做、當晚酒散、各自安歇了、次日天明、程朝奉早早梳  
洗、討些朝飯喫了、請个法家商量定了狀詞、又尋一  
個姓趙的、寫做了中証、同着金朝奉取路投台州府  
來、這一來有分教、

麗人指日歸佳士、詭計當場受苦刑、

到得府前、正值新太守吳公弼升堂、不踰時、擡出教  
告牌來、程朝奉隨着牌進去、太守教義民官接了狀  
詞、從頭看道、

告狀人程元爲賴婚事、萬惡金聲先年曾將親女

金氏許元子程壽爲妻，六禮已備，詎惡遠徙台州，背負前約。于去年月間，擅自改許天台縣儒生韓師愈、趙孝等証人，偷所係風化攸關，懇乞天臺明斷，使續前姻，上告。

原告元子程壽，台州府歙縣人。

被告金氏，台州府歙縣人。

韓師愈，台州府天台縣人。

干証趙孝，台州府天台縣人。

本府大爺施行。

太守看罷，便叫程元起來問道：「那金氏是你甚麼人？」

食

程元叩頭道：「青天爺爺，是小人嫡親姊夫，因為是至親至眷，恰好見女年紀相若，故此約為婚配。」太守道：「他怎麼就敢賴你？」程元道：「那金聲振在台州住了小的，却在徽州路途先自遙遠了。舊年相傳點綉女金聲恐怕真有一事，就將來改適韓生。小的近日到台州探親，正打點要完婚事，纔知負約真情，他也只為情急一時，錯做此事。小人却如何平白地肯讓一個媳婦與別人了？若不經官府，那韓秀才如何又肯讓與小人？萬乞天臺老爺做主。」太守見他說得有些根據，就將狀子當堂批准，分付道：「十日內聽審。」程元叩

頭出去了金朝奉知得狀子已准次日便來尋着張李二生故意做个慌張的景說道怎麼好怎麼好當初在下在徽州的時節妻弟有个兒子已將小女許嫁他後來到貴府正值點綉女事急只爲遠水不救近火急切裡將來許了貴相知原是二公爲媒說合的不想如今妻弟到來已將在下姓名告在府間如何處置那二人聽得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罵道不知生死的老賊驢你前日議親的時節誓也、不知、罰了許多只看婚約是何人寫的如今却放出這個屁來我曉得你嫌韓生貧窮生此奸計那韓生

標  
却地

致見

是個才子，須不是窮到底的。我們動了三學朋友去，見上司，怕不打斷你這老驢的腿骨。教你女兒一世不得嫁人。金朝奉却待分辨二人，毫不理他，一氣走到韓家來。對子文說知緣故。那子文聽罷，氣得呆了半晌，一句話也說不出。又定了一會，張李二人只是氣憤憤的要拉了子文，合起學中朋友見官。到是子文勸他道：「二兄，且住。我想起來，那老驢既不願聯姻，就是奪得那女子來，時到底也不和睦。吾輩若有寸進，怕沒有名門舊族來結絲蘿。這一個富商又非大家，直恁希罕。況且他有的是錢財官府，自然為他的。」

小弟家貧也。那有閒錢與他打官司。他年有了好處，不怕沒有報寬的日子。有煩二兄去對他說。前日聘金原是五十兩，若肯加倍賠還，就退了婚，也得二人依言。子文就開拜匣，取了婚書吉帖，與那頭髮一同的，望着典舖中來。張李二人便將上項的言語說了一遍。金朝奉大喜道：「但得退婚，免得在下受累。」耶在乎這幾十兩銀子。當時就取過天平，將兩個元寶共兌了一百兩之數，交與張李二人收着。就要子文寫退婚書，兼討前日婚約頭髮。子文道：「目完了官府的世情，再來寫退婚書及奉還原約，未遲。而今官事未

完也不好輕易就是這樣還得總是銀子也未就領去不妨程朝奉又取二兩銀子送了張李二生央他出名歸息二生就討過筆硯寫了息詞同着原告被告中証一行人進府裡來吳太守方坐晚堂一行人就將息詞呈上太守從頭念一遍道

勸息人張四維李俊卿係天台縣學生切徵人金聲有女已受程氏之聘因遷居天台道途脩阻女年及笄程氏音問不通不得已再許韓生以致程氏鬭爭成訟茲金聲願還聘禮韓生願退婚姻庶不致寒盟于程氏維等忝爲親戚意在息爭爲此



何處件

上稟

原來那吳太守是閩中一个名家爲人公平正直不愛那有貝字的財只愛那無貝字的才自從前日准過狀子鄉紳就有書來他心中已曉得是有緣故的了當下看過息詞擡頭見了韓子文風彩堂堂已自有幾分歡喜便教喚那秀才上來韓子文跪到面前太守道我看你一表人才決不是久困風塵的就是我招你爲婿也不枉了你却如何輕聘了金家之女今日又如何就肯輕易退婚那韓子文是个點頭會意的人他本等不做指望了不想着太守心裡爲他

便轉了口道。小生如何捨得退婚。前日初聘的時候。金聲朝。天設誓。尤恐怕不足爲信。復要金聲寫了親筆婚約。張李二生都是同議的。如今見有不曾許聘他人。句可証受聘之後。又回却青絲髮一縷。小生至今藏在身邊。朝夕把玩。就如見我妻子一般。如今一旦要把蕭郎做個路人看待。却如何甘心得過程氏。結。姻。從。來。不。曾。見。說。只。爲。貧。不。敵。富。所。以。無。端。生。出。是。非。說。罷。便。禽。下。淚。來。恰。好。那。古。帖。婚。書。頭。髮。都。在。袖。中。隨。卽。一。并。呈。上。太。守。仔。細。看。了。便。教。把。程。元。趙。孝。道。這。的。另。押。在。一。邊。去。先。開。口。問。金。聲。道。你。女。兒。

會許程家麼。金聲道：「爺爺實是許的。」又問道：「既如此，不該又與韓生了。」金聲道：「只爲點綉女事，急倉卒中，不暇思前算後，做此一事，也是出于無奈。」又問道：「那婚約可是你的親筆？」金聲道：「是。」又問道：「那上邊寫道：『自幼不曾許聘，何人却怎麼說？』」金聲道：「當時只要成事，所以一一依他，原非實話。」太守見他言詞反覆，已自怒形于色。又問道：「你與程元結親，却是幾年？」幾月。幾日。金聲一時說不出來，想了一回，只得扭捏道：「是某年某月某日。」太守喝退了金聲，又叫程元起來問道：「你聘金家女兒，有何憑據？」程元道：「六禮既行，便是。」

又此一  
注三人  
普敗

憑據了又問道原媒何在程元道原媒自在徽州不  
曾到此又道你媳婦的吉帖拿與我看程元道一時  
失帶在身邊太守冷笑了一聲又問道你何年何月  
何日與他結姻的程元也想了一回信口謊道是某  
年某月某日與金聲所說日期分毫不相合了太守  
心裡已自了然便再喚那趙孝上來問道你做中証  
却是那里人趙孝道是本府人又問道既是台州人  
如何曉得徽州事體趙孝道因為與兩家有親所以  
知道又問道既如此你可記得何年月日結姻的趙  
孝也約莫着說个日期又與兩人所言不相對了原

天意也

道明白

來他三人見投了息詞便道不消費得氣力把那答應官府的說話都不曾打得照會誰想太爺一个个的盤問起來那些衙門中人雖是受了賄賂因憚太守嚴明誰敢在旁邊幫襯一句自然露出馬脚那太守就大怒道這一班光棍奴才敢如此欺公罔法且不論沒有點綉女之事就是愚民懼怕時節金聲女兒若果有程家聘禮爲証也不消再借韓生做躲避之策了如今韓生吉帖婚書並無一毫虛謬那程元却都是些影响之談况且既爲完姻而來豈有不與原媒同行之理至于三人所說結刼年月日期各自

一樣。這却是何緣故。那趙孝自是台州人。分明是你們要尋个中証。急切裏再沒有第三个徽州人可央。故此買他出來的。這都只爲韓生貧窮。便起不良之心。要將女兒改適內侄。一時通同合計。造此奸謀。再有何說。便伸手抽出籤來。喝叫把三人各打三十板。三人連聲的叫苦。韓子文便跪上稟道。大人既與小生做主。成其婚姻。這金聲便是小生的岳父了。不可結了冤讐。伏乞饒恕。太尹道。金聲看韓生分上。饒他一半。原告中証。却饒不得。當下各各受責。只爲心裡不打點得。不會用得。杖錢一个个打得皮開肉綻。叫

賊連天。那韓子文、張安國、李文才三人在旁邊暗暗的歡喜。這正應着金朝奉往年所設之誓。太守便將息詞塗壞，提筆判曰：

韓子貧，惟四壁；求淑女而未能，金聲富累千箱，得才郎而自棄，祇綠擇壻者原乏。知人之鑒，遂使圖婚者爰生速訟之奸。程門舊約，兩兩無憑。韓氏新姻，彰彰可據。百金卽爲婚具，幼女准屬韓生。金聲

程元趙孝，構釁無端，各行杖警。

判畢，便將吉帖、婚書、頭髮一齊付與韓子文。一行人辭了太守出來。程朝奉做事不成，羞慚滿面，却被韓

子文一路千老駢萬老駢的罵，又道做得好事，果然做得好事。我只道打來是不痛的。程朝奉只得忍氣吞聲，不敢回荅一句。又害那趙孝打了屈棒，免不得與金朝奉共出些遮羞錢。與他尚自喃喃的怨，悵這教做陪了夫人，又折兵，當下各自散訖。韓子文經過了一番風波，恐怕又有甚麼變卦，便疾忙將這一百兩銀子備了些催裝速嫁之類，擇个吉日就要成親。仍舊是張李二生請期通信。金朝奉見太守爲他不敢怠慢，欲待與舅子到上司做些手脚，又少不得經由府縣的，正所謂敢怒而不敢言，只得一一聽。



而取日  
燕如此

從花燭之後，朝霞見韓生氣宇軒昂，丰神俊朗，才貌甚是相當。那里管他家貧自然，你恩我愛，少年夫婦，極盡顛鸞倒鳳之歡。倒怨張父親多事，真个是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自此無話。次年宗師旧洪錄科，韓子文又得吳太守一力舉薦，拔爲前列。春秋兩闈，聯登甲第。金家女兒已自做了夫人。丈人思想前情，慚悔無及。若預先知有今日，就是把女兒與他爲妾，也情愿了。有詩爲証。

蒙正當年也困窮，  
休將肉眼看英雄。  
堪誇仗義人難得，  
太守廉明卽古洪。

新纂驚奇國第十一

惡霸家

計賺假屍銀

狠僕人誤殺真命決

杳杳冥冥地

非非是是天

題目

害人終自害

狠計總徒然

話說那殺人償命是人世間最大的事非同小可所以是真難假是假難真真的時節發覺有誤可以通神目下荒進憲網到底天理不容無心之中自然敗露假的時節縱然還刑拷掠誣伏莫伸到底有個辯白的日子假饒誤出誤入那有罪的老死磨下無罪的却命絕于囹圄刀鑿之間難道頭頭上這個老翁

是。沒。有。眼。睛。的。廢。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

永言亭意已先知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說話的你差了，這等說起來，不信死因牢裏，再沒有  
個含冤負屈之人，那陰間地府也不須設得枉死城  
了，看官不知，那冤屈死的，集了衆人逃脫的，大衆都  
是前世的事，若不是前世緣故，殺人竟不償命，不殺  
人倒要償命，死者生者怨氣冲天，縱然官府不明，皇  
天自然鑒察，千奇百怪的巧生，出機會來了，此公案  
所以說道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又道

乃有司者  
定其一二  
或之生石

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古來清官察吏，不止一人。曉得人命關天，又且世情不測，儘有極難信的事，偏是真的。極易信的事，偏是假的。所以就是情真罪當的，還要細細訪幾番，方能發獄無冤。鬼如今爲官做吏的人，貪愛的是錢財，奉承的是富貴。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却東洋大海。明知這事無可寬容，也將來輕輕放過。明知這事有些懸魑，也將來草草問成。竟不想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那親動手的奸徒，若不明正其罪，被害冤魂，何由瞑目。至于叔侄冤讎的，却又六問三推，千般盤詰，及刑之實，還是以遲遲則的罪。

急忙裏只得輕易招成，纔得他家破人亡，害他一人，便是害他一家了。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別人的苦。我不知他肚腸闊落裏邊也，思想積些陰德與兒孫。度如今所以說這一篇專一奉勸世上廉明長者，一弊一木，都是上天生命，何況祖宗赤子，須要慈悲爲本，寬猛兼行，護正誅邪，不失爲民父母之意。不但萬民感戴，皇天亦當佑之。且說國朝有個富人王甲，是蘇州府人氏，與同府李乙是個世讐。王甲百計思量害他，未得其便。忽一日大風大雨，鼓打三更，李乙與妻子喫過晚飯，熟睡多時，只見十餘個強人將氣榜。

黑墨搽了臉，一擁的打將入來。蔣氏驚慌，急往床下躲避。只見一個長鬚大面的，把李乙頭髮揪住，一刀砍死，竟不搶東西。登時散了。蔣氏却在床下看得親切，戰抖抖的走將出來，穿了衣服，向丈夫屍首嚎啕大哭。此時隣人已都來看，各各悲傷，勸慰了一番。蔣氏道：「殺奴丈夫的，是響人王甲。衆人道：「怎見得？」蔣氏道：「奴在床下看得明白。那王甲原是響人，又且長鬚大面，雖然搽墨，却是認得出的。若是別的強盜，何苦殺我丈夫東西？一毫不動，這竟身不是他，是誰？有煩列位與奴做主。」衆人道：「他與你丈夫有響，我們都

是曉得的。況且地方盜發，我們該報官。明早你寫繼狀詞，同我們到官首告便是。今日且散衆人去了。蔣氏關了房門，又哽咽了一會。那裏有心去睡。苦嗽嗽的捱到天明，央隣人買狀式寫了，取路投長淵縣來。正值知縣升堂放告，蔣氏直至階前大聲叫屈。知縣看了狀子，問了來歷，見是人命盜情重事，卽時批准。地方也來遞失狀。知縣委捕官相驗，隨卽差了應捕擒捉兇身。却說那王甲自從殺了李乙，自恃撻臉無人看破，揚揚得意，毫不提防。不期一夥應捕攔入家來，正是疾雷不及掩耳。一時無處躲避，當下被衆人

索了登時押到縣堂。知縣問道：「你如何殺了李乙？」王甲道：「李乙自是強盜殺了，與小人何干？」知縣問蔣氏道：「你如何告道是他？」蔣氏道：「小婦人躲在床底看見，認得他的。」知縣道：「夜晚間如何認得這樣真？」蔣氏道：「不但認得模樣，還有一件真情可推。若是強盜，如何只殺了人，便散了不少東西？此不是平日有警的，却是那間知縣便叫地保來問他道：『那王甲與李乙果有嫌否？』地保盡說果然有警，那不少東西只殺了人，也是真的。」知縣便喝叫把王甲夾起。那王甲是個富家出身，忍不得痛苦，只得招道：「與李乙有警，假故強盜。」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盜殺死是實，知縣取了親筆供招下在死囚牢中。王  
甲一時招承，心裏還想辯脫，思量無計，自忖道：這裏  
有個訟師，叫做鄧老人，極是好滑，與我相好。隨你十  
惡大罪，與他商量，便有生路。何不等兒子送飯時，教  
他去與鄧老人商量？少頃，兒子王小二送飯來了。王  
甲說知備細，又分付道：倘有使用處，不可吝惜錢財。  
候我性命小二一應差遣，送與鄧老人家來。說知父  
親事體，未幾計策謀脫。老人道：令尊之事，親口供招  
知縣又是新到任的，自手問成，隨你那裏告辯，出不  
得。問初案，他也不肯認錯，翻招你將二百兩與

我待我往南京走走，尋個機會，定要設法出來。小二道：「如何設法？」老人道：「你不要管我，只交銀子與我。」日後便見手段。而今不好先說得。小二回去當下湊了三百兩銀子，到鄒老人家交付停當，隨即催他起程。鄒老人道：「有了許多自物，好歹要尋一個機會來，且寬心等待。」小二謝別了兩老人，連夜收拾行李往南京進發。不一日來到南京，往刑部衙門細細打聽，說有個浙江司郎中徐公，甚是通融，抑且好客。當下就央了一封光客的薦書，備了一副盛禮，去謁徐公。徐公接見了，見說會說會笑，頗覺相得。自此

尹金所理  
教百金師  
能動之若  
預見其求  
不必遠見  
老人替子  
先曉來也

頻頻去見，漸漸熟來，正無個機會處。忽一日捕盜衙門，用押海盜二十餘人，解到刑部定罪。老人上前打聽，知有兩個蘇州人在內。老人點頭大喜，自言自語道：「計在此了。」次日整備筵席，寫帖請徐公飲酒。不踰時，酒筵完備。徐公乘轎而來，老人笑臉相迎，定席以後，說些閒話，飲至更深時，分老人屏去衆人，便將百兩銀子託出獻與徐公。徐公喫了一驚，問其緣故。老人道：「今有舍親王某，被陷在本縣獄中，伏乞周旋。徐公道：「苟可效力，敢不從命。只是事在彼處，難以爲謀。」老人道：「不難，不難。」王某只爲與李乙有讐，今李乙被

後未獲兇身故此遭誣下獄非見解到貴部海盜三十餘人內二人蘇州人也今但逼勒二盜要他自認做殺李乙的則二盜總是一成未嘗加罪舍親王某已沐再生之恩了徐公許諾輕輕改過銀子親放在扶手匣裏面喚進從人謝酒乘轎而去老人又審訪着二盜的家屬許他重謝先送過一百兩銀子二盜也應允了到得會審之時徐公喚二盜近前開口問道你們曾殺過多少人二盜卽招某時某處殺某人某月某日夜間到李家殺李乙徐公寫了口詞把諸盜收監隨卽登成文案鄉老人便使用書房行文書

後漢

抄招到長洲縣知會就是他帶了文案別了徐公竟回蘇州到長洲縣當堂投了知縣拆開看見殺李乙的已有了主名便道王甲果然屈招正要取監犯查放忽見王小二進來叫喊訴冤知縣信之不疑喝叫監中取出王甲登時釋放蔣氏聞知這一番說話沒做理會處也只道前日夜間果然自己錯認了只得罷手却說王甲得放還家歡歡喜喜搖擺進門方纔到得門首忽然一陣冷風大叫一聲道不好了李乙哥在這裏了驀然倒地叫喚不醒霎時氣絕嗚呼哀哉有詩爲證

鬚臉關王本認真 殺人償命在當身

暗中假換天難騙 堪笑多謀鄰老人  
前邊說的人命是將真作假的了。如今再說一個。將  
假作真的。只爲些些小事。被奸人暗算。弄出天大一  
場禍來。若非天道昭昭。險些兒死於非命。正是

福善禍淫

昭彰天理

欲害他人

先傷自己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浙江温州府永嘉縣。有個王生。  
名杰。字文豪。娶妻劉氏。家中止有夫妻二人生一女。  
兒年方二歲。內外安童養娘數口。家道亦不甚豐富。

王生雖是寒儒，尚不曾入泮，只在家中誦習，也有時出外結友論文。那劉氏勤儉作家，甚是賢慧，夫妻彼此相安。忽一日，正遇暮春天氣，三三友人拉了王生，往郊外踏青遊賞。但見

遲遲麗日，拂拂和風。紫燕黃鶯，綠柳叢中尋對偶；狂蜂浪蝶，天桃隊裏覓相知。王孫公子興高時，無日不來尋酒肆；艷質嬌姿心動處，此時未免露闌容。須教殘醉可重扶，幸喜落花猶未掃。

王生看了春景融和，心中歡暢，喫個薄醪，取路回家。裏來只見兩個家僮，正和一個人鬥首喧嚷。原來那

人是湖州客人姓呂提著竹籃賣薑只爲家僮要少  
他的薑價故此爭執不已王生問了緣故便對那客  
人道如此價錢也好賣了如何只管在我家門首喧  
嚷好不耽事那客人是個黠直的人便回詰道我們  
小本經營如何要打短我的相公須於寬洪大量些  
不該如此小家子相王生乘着酒興大怒起來罵道  
那裏來這老賊驢驢敢如此放肆把言語衝撞我走  
近前來連打了幾拳一手提將去不想那客人是中  
年的人有痰火病的就這一推裏一交跌去一時間  
倒在地正是



卷四

身如五鼓街山月 命似三更油盡燈

原來人生最不可使性。況且這小人賣買，不過爭得一二個錢，有何大事？常見大人家強梁僮僕，每每借着力，動不動欺打小民，到得做出事來，又是家主失了體面，所以有正經的必然嚴行懲戒。只因王生不該自己使性動手打他，所以到底為此受累。這是後話。却說王生當日見客人悶倒，吹了一大驚，把酒意都驚散了。連忙喝叫扶進廳來，眠了。將茶湯灌將下去。不踰時，甦醒轉來。王生對客人謝了個不是，討些酒飯，與他喫了。又拿出白絹一疋，與他繫爲調理。

這劉百保  
與王生  
小心是

之資那客人回噴作喜稱謝一拜望着渡口去了若是王生有未卜先知的法術慌忙向前攔腰抱住扯將轉來就養他在家半年兩個月也是情願不到得惹出飛來橫禍只因這一去有分教

雙手撒開金線網 從中釣出是非來

那王生見客人已去心頭尚自跳一個不住走進房中與妻子說了道幾乎做出一場大事來僥倖僥倖此時天已晚了劉氏便叫丫鬟擺上幾樣菜蔬盪熱酒與王生壓驚飲過數盃只聞得外邊叩門聲甚急王生又喫一驚掌燈出來看時却是渡頭船家周四

手中拿了白絹竹籃。倉倉皇皇對王生說道：相公，你的禍事到了，如何做出這人命來？唬得王生面如土色，只得再問緣由。周四道：相公可認得白絹竹籃麼？王生看了道：今日有個湖州的賣薑客人，到我家來，這白絹是我送他的。這竹籃正是他盛薑之物，如何却在你處？周四道：下晝時節，是有一個湖州姓呂的客人，叫我的船過渡，到得船中，痰火病大發，將次危了，告訴我道：被相公打壞了，他就把白絹竹籃交付與我做個證據，要我替他告官。又要我到湖州去報他家屬前來伸冤討命。說罷，瞑目死了。如今屍骸尚

有船中船已撐在門首河頭了，且請相公自到船中看看。憑相公如何區處。王生聽了，驚得目瞪口呆，手麻腳軟，心頭恰像有個小鹿兒撞來撞去的，口裏還只得硬着膽道：「那有此話？」背地教人走到船裏看時，果然有一個死屍骸。王生是虛心病的，慌了手腳，跑進房中，與劉氏說知。劉氏道：「如何是好？」王生道：「如今事到頭來，說不得了，只是買求船家，要他乘此暮夜，將屍首設法過了，方可無事。」王生便將碎銀一包，約有二十多兩，袖在手中，出來對船家說道：「家長不要聲張，我與你從長計議。事體是我自做，得不是了，却

是出于無心的你我同是溫州人也須有些鄉里之情何苦到爲着別處人報警況且報得警來與你何益不如不要提起待我出些謝禮與你求你把此屍載到別處拋棄了黑夜裏誰人知道船家道拋棄在那裏儘若明日有人認出來追究根原連我也不得乾淨王生道離此不數里就是我先父的墳塋極是僻靜你也是認得的乘此暮夜無人就煩你船載到那裏悄悄地理了人不知鬼不覺周四道相公的說話甚是有理却怎麼樣謝我王生將手中之物出來與他船家嫌少道一條人命難道值得這些些銀子

此句反世  
家起禍未  
有也

今日湊巧死在我船中也是天與我的一場小富貴  
一百兩銀子須是少不得的王生只要完事不敢違  
拗點點頭進去了。一會將着些現銀及衣裳首飾之  
類取出來遞與周四道這些東西約莫有六十金了  
家下貧寒望你將就包容罷了。周四見有許多東西  
便自口軟了道罷了罷了。相公是讀書之人只要時  
常看覷我就是不敢計較。王生此時是情急的正是  
得他心肯日是我遲通時。心中已自放下幾分又擺  
出酒飯與船家喫了。隨即喚過兩個家人分付他尋  
了鋤頭鐵鉅之類。內中一個家人姓胡因他爲人兇

狠有些力氣都稱他做胡河虎。當下——都完備了，一同下船到墳上來，揀一塊空地，掘開泥土，將屍首埋藏已畢。又一同上船回家裏來，整整弄了一夜，漸漸東方已發動了，隨即又請船家喫了早飯作別而去。王生教家人關了大門，各自散訖。王生獨自回進房來，對劉氏說道：「我也是個故家子弟，好模樣，不想遭這一場反被那小人逼勒說罷，淚如雨下。」劉氏勸道：「官人，這也是命裏所招，應得受些驚恐，破此財物，不須煩惱。今幸得靠天太平無事，便是十分僥倖了，辛勞了一夜，且自將息將息。」當時又討些茶飯。

與王生喫了，各各安息不題。過了數日，王生見事體平靜，又買些三牲福物之類，拜獻了神明和宗那周回。不時的來假做探望，王生殷殷勤勤待他，不敢衝撞些小借撥，勉強應承。周回已自從客子賣了渡船，開着一個店舖。自此無話。看官聽說，王生到底是個書生，沒甚見識。當日既然買囑船家，消氣首哉，到墳上只該聚起乾柴一把火焚了，無影踪却，不乾淨。只爲一時沒有主意，將來埋在地中，這便是斬艸不除根。萌芽春再發。又過了一年光景，真個濃霜只打無根艸。禍來只搶福。那人那三歲的女兒，出起極重。



的痘子來求神問卜請醫調治百無一靈王生只有  
這個女兒夫妻歡愛十分不捨終日守在床邊啼哭  
一日有個親眷辦着盒禮來望痘客王生接見茶罷  
訴說患病的十分沉重不久當危那親眷道本縣有  
個小兒科姓馮真有起死回生手段離此有三十里  
路何不接他來看顧着親王生道領命當時天色已  
黑就留親眷喫了晚飯自別去了王生便與劉氏說  
知寫下請帖連夜喚將胡阿虎來分付道你可五鼓  
動身拿此請帖去請馮先生早來看痘我家裏一面  
擺着午飯立等立等胡阿虎應諾去了當夜無話次

日王生果然整備了午飯，直等至未申時，杳不見來，不覺的又過了一日。到床前看女兒時，只是有增無減，挨至三更時分，那女兒只有出的氣，沒有人的氣，告辭父母往闔家裏去了。正是

金風吹柳，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王生夫妻就如失了活寶一般，各各哭得發昏。當時盛殮已畢，就焚化了。天明以後，到得午牌時分，只見胡阿虎轉來回復道：「馮先生不在家裏，又守了大半日。故此到今日方回。」王生垂淚道：「可見我家女兒命該如此，如今再也不消說了。」直到數日之後，同伴中

又是使性  
之語

張天

說出實話來，却是胡阿虎一路飲酒沉醉，失去請帖，故此直挨至次日方回。造此一場大謊，王生聞知，思念女兒勃然大怒，卽時喚進胡阿虎，取出竹片要打。胡阿虎道：「我又不曾打殺了人，何須如此？」王生聞得這話，一發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連忙教家僮扯將下去。一氣打了五十多板，方纔住手。自進去了，胡阿虎打得皮開肉綻，拐呀拐的，走到自己房裏來，恨恨的道：「爲甚的受這般鳥氣？你女兒痘子本是沒救的了，難道是我不接得郎中斷送了他，不值得將我這般毒打可恨可恨。又想了一回道：不妨事，大頭在。」

我手裏且待我將息棒療好了也教他看我的手段  
不知還是井落在弔桶裏弔桶落在井裏如今且不  
要露風聲等他先做了整備正是

勢敗奴欺主

時衰鬼弄人

不說胡阿虎暗生奸計再說王生自女兒死後不覺  
一月有餘親眷朋友每每備了酒肴與他釋淚他也  
漸不在心上了忽一日正在廳前閒步只見一班應  
捕擁將進來帶了麻繩鐵索不啻三七二十一望王  
生頭上便套王生喫一驚問道我是個儒家子弟怎  
把我這樣凌辱却是爲何應捕啞了一聲道好個殺

人害命的儒家子弟，官差吏差來人不差，你自到大爺面前去講。當時劉氏與家僮婦女聽得，正不知甚麼事，頭發了，只好立着呆看，不敢向前。此時不由王生做主，那一夥如狼似虎的人，前拖後扯，帶進永嘉縣來，跪在堂下。右邊有個原告，跪在左邊。王生擡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家人胡阿虎。已曉得是他懷恨在心，出首的了。那知縣明時佐開口問道：「今有胡虎首你打死湖州客人姓呂的，這怎麼說？」王生道：「青天老爺，不要聽他說謊。念王杰弱怯怯的一個書生，如何會打得打死人？那胡虎原是小的家人，只爲前日

有過將家法痛治一番爲此懷恨勝此大難之端望  
爺臺照察胡阿虎叩頭道青天爺爺不要聽這一面  
之詞家主打人自是常事如何懷得許多恨如今屍  
首現在墳塋左側萬乞老爺差人前去掘取只看有  
屍是真無屍是假若無屍時小人情願認個誣告的  
罪知縣依言即便差人押去起屍胡阿虎又指點了  
地方尺寸不踰時果然捧個屍首到縣裏來知縣親  
自起身相驗說道有屍是真再有何說正要將王生  
用刑王生道老爺聽我分訴那屍骸已是腐爛的了  
須不是目前打死的若是打死多時何不當時就來

會說

此利害  
人豈可與

他作私事  
任其無如

人之哲生  
其及也

首告直待今日分明是胡虎那裏尋這屍首。露空誣陷小人的知縣道也說得是胡阿虎道這屍首實是一年前打死的。因爲主僕之情有所不忍。況且以僕首主先有一款罪名。故此含藏不發。如今不想家主行兇不改小的恐怕再做出事來。以致受累只得重將前情首告老爺。若不信時只須喚那四隣入舍到來問。去年某月日間果然曾打死人否。卽此便知真僞了。知縣又依言不多時隣舍喚到知縣逐一動問果然說去年某月日間有個薑客被王家打死。暫時救醒以後不知何如。王生此時被衆人指實。顛爲都

變了把言語來左支右吾。知縣道：情真罪實，再有何言？這縣不打如何肯招疾？臍抽出血來，喝一聲打兩邊皂隸吆喝一聲，將王生拖翻着，力打了二十板，可憐瘦弱書生受此痛棒拷掠。王生受苦不過，只得一招。衆知縣錄了口詞，說道：這人雖是他打死的，只是沒有屍親執命，未可成獄。且一面收監待有了認屍的定罪發落。隨卽將王生監禁獄中，屍首依舊擡出埋藏，不得輕易燒毀。聽後檢校發放衆人散訖，還堂回衙。那胡阿虎道是私恨已洩，甚是得意，不敢回王家見主母。自搬在別處住了，却說王家家僮們在



縣裡打聽消息，得知家主已在監中，號哭兩耳雪白，奔回來報與主母劉氏。一聞此信，便如失去了三魂，大哭一聲，望後便倒。

未知性命何如

先見四肢不動

丫鬟們慌了手腳，急急叫喚。那劉氏漸漸醒將轉來，叫聲官人，放聲大哭。足有兩個時辰，方纔歇了疾，忙收拾些零碎銀子，帶在身邊，換了一身青衣，教一個丫鬟隨了，分付家僮在前引路，逕投永嘉縣獄門首來。夫妻相見了，痛哭失聲。王生又哭道：却是阿虎這奴才，害得我至此。劉氏咬牙切齒，恨恨的罵了一番。

便在身邊取出碎銀付與王生道可將此散與牢頭  
獄卒教他好好看覷免致受苦王生接了天色昏黑  
劉氏只得相別一頭啼哭取路回家胡亂用些晚飯  
悶悶上床思量昨夜與官人同宿不想今日遭此禍  
事兩地分離不覺又哭一場悽悽慘慘睡不了題却  
說王生自從到獄之後雖則牢頭某子受了財錢不  
受鞭箠之苦却是相與的都是那些蓬頭垢面的囚  
徒心中有何快活況且大獄未決不知死活如何雖  
是有人殷勤送衣送飯到底不免受些飢寒之苦身  
體日漸羸瘠了劉氏又將銀來買上買下思量保他

出去又道是人命重事，不易輕放，只得在監中耐守。先陰似箭，日月如梭，王生在獄中又早懨懨的挨過了半年光景，勞苦憂愁，染成大病。劉氏求醫送藥，百般無效，看看待待，一日家僮來送早飯，王生望着監門分付道：「可回去對你主母說，我病勢沉重，不好旦夕必要死了。」教主母可作急來一看，我從此要永訣了。家僮回家說知，劉氏心慌膽戰，不敢遲延，疾忙顧了一乘轎，飛也似擡到縣前來，離了數步，下了轎，走到獄門首，與王生相見了，淚如湧泉，自不必說。王生道：「愚夫不肖，誤傷人命，以致身陷縲紲，辱我賢妻，今

病勢有增無減了得見賢妻一面死也甘心但只是胡阿虎這個逆奴我就到陰司地府決不饒過他的劉氏含淚道官人不要說這不祥的話且請寬心調養人命既是誤傷又無苦主奴家只得賣盡田產救取官人出來夫妻完聚阿虎逆奴天理不容到底有個報警日子也不要存心王生道若得賢妻如此用心使我重見天日我病體也就減幾分了但恐弱質慊慊不能久待劉氏又勸慰了一番哭別回家坐在房中納悶僮僕們自在廳前圍牌耍子只見一個半老的人挑了兩個盒子竟進王家裏來放下匾担對

家僮問道相公在家麼只因這個人來有分教負屈  
寒儒得遇秦庭明鏡行幽詭計難逃蕭相明條有詩  
爲証

湖商自是隔天涯

舟子無端起禍胎

指日王生冤可白

災星換做福星來

那些家僮見了那人仔細看了一看大叫道有鬼有  
鬼東逃西竄你道那人是誰正是一年前來賣鹽的  
湖州呂客人那客人忙扯住一個家僮問道我來拜  
你家主如何說我是鬼劉氏聽得廳前喧鬧走將出  
來呂客人上前唱了個喏說道大娘聽稟老漢湖州

定厚

舊客呂大是也。前日承相公酒飯，又贈我自絹感激，不盡。別後到了湖州，這一年半裏邊，又到別處做些生意。如今重到貴府走走，特地辦些土宜來探望你。家相公不知你家大官們如何說我是鬼。傍邊一個家僮嘆道：「大娘不要聽他，一定得知道大娘要救官人，故此出來現形索命。」劉氏喝退了對客人說道：「這等說起來，你真不是鬼了。你害得我丈夫好苦。」呂客人嘆了一驚道：「你家相公在那里？怎的是我害了他？」劉氏便將開四如何擗屍到門，說留絹蓋為証，丈夫如何買娶，舉家將屍首埋藏，胡阿虎如何首告丈夫。

夫招承下獄的情由細細說了一遍。呂客人聽罷，捶着胸膛道：「可憐可憐！天下有這等冤屈的事！去年別去，下得渡船，那船家見我的白絹，問及來由，我不合將相公打我垂危，留酒贈絹的事情，備細說了一番。他就要買我白絹，我見價錢相應，即時賣了。他又把我的竹籃兒，我就與他作了渡錢，不想他賺得我這兩件東西，下這般狠毒之計。老漢不早到溫州，以致相公受苦，果然是老漢之罪了。」劉氏道：「今日不是老客人來，連我也不知丈夫是冤枉的。」那絹兒籃兒，是他騙去的了。這死屍却是那裏來的？呂客人想了一

忽見

回道是了是了前日正在船中說這事時節只見水面上一個屍骸浮在岸邊我見他注目而視也只道出于無心誰知因此就生奸計了好狠好狠如今事不宜遲請大娘收進了土室與老漢同到永嘉縣訴冤救相公出獄此爲上着劉氏依言收進盤盒擺飯請了呂客人他本是儒家之女精通文墨不必假借訟師就自己寫了一紙訴狀顧采女輪同呂客人及僮僕等取路投永嘉縣來等了一會知縣升晚堂了劉氏與呂大大聲叫屈遞上訴詞知縣接上從頭看過先叫劉氏起來問劉氏便將丈夫爭價誤殺船家



是發也

撐屍得財，家人懷恨出首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分割，又說直至今日，賈客重來，纔知受枉。知縣又叫呂大起來問，呂大也將被毆始末，賣絹根由，一一說了。知縣道：「莫非你是劉氏買出來的？」呂大叩頭道：「爺爺小的，雖是湖州人，在此爲客多年，也多有些相識的在這裏，如何瞞得老爺過？」當時若果將死，何不央船家尋個相識來見一見，託他報信復讐，却將來託與一個船家，這也還道是臨危時節，無暇及此了。身死之後，難道湖州再沒有個骨肉親戚，是久出不歸也？該有人來問個消息，若查出被毆傷命，就該到府縣

告、望如何直待一年之後、反是王家家人首告、小人  
今日纔到此地、見有此一場屈事、那王杰雖不是小  
人、怕他其禍都因小人而起、實是不忍他含冤負屈、  
故此來到臺前控訴、乞老爺筆下超生、知縣道、你既  
有相識在、且可報名來、呂大施帶頭、說出十數個、知  
縣一一提筆記了、却到把後邊的確、共四各喚兩個  
應捕上來、分付道、你可悄悄地喚他同做証見的隣  
舍來、應捕隨應命去了、不逾時、兩夥人齊喚了來、只  
見那相識的四人、遠遠跪望見呂大、便一齊道、這是  
湖州呂大哥、如何在這裏、一定前日原不曾歿、知縣

又教鄰舍人近前細認，都駭然道：「我們莫非眼花了，這分明是被王家打死的藍客，不知還是到底救醒了，還是面龐雕像的內中一個道：『天下那有這般相像的理？』我的眼睛一看過，再不忘記，委實是他，沒有差錯。此時知縣心裏已有幾分明白了，即便批准訴狀，叫起這一千人分付道：『你們出去，切不可張揚。若違我言，拿來重責。』衆人唯唯而退。知縣隨即喚幾個應捕分付道：『你們可密訪着船家周四，用甘言美語哄他到此，不可說出實情。』那原首人胡虎自有保家，俱到明日午後帶齊聽審。應捕應諾，分頭而去。知縣

其不  
月知所  
以誤受  
非受禍

又發付劉氏呂大回去，到次日晚堂伺候二人叩頭  
同出。劉氏引呂大到監門前，見了王生，把上項事情  
盡說了。王生聞得，滿心歡喜，却似醍醐灌頂，甘露灑  
心病體，已減去六七分了。說道：「我初時只惟阿虎却  
不知船家如此狠毒，今日不是老客人牽連，我也不  
知自己是冤枉的，正是。」

雪隱鸞鸞飛始見 柳藏鸞鸞語方知

劉氏別了王生出得縣門，牽着小轎，呂大與僮僕隨  
了一同，還到家中。劉氏自進房裏，教家僮們陪客人  
喫了晚食，自在廳上歇宿。次日過午，又一同的到縣

裏來知縣已升堂了，不多時只見兩衙應捕將周四帶到，原來那周四自得了王生銀子，在本縣開個布店，應捕得了知縣的令，對他說本縣大爺要買布，即時哄到縣堂上來，也是天理合當敗露，不意之中，猛擡頭見了呂大，不覺兩耳通紅。呂大叫道：「家長哥，自從買我自絹竹籃一別，直到今日，這幾時生意好麼？」周四接口無言，面如稿木。少頃，胡阿虎也取到了，原求胡阿虎搬在他方。近日偶回縣中，探親不期應捕正遇着他，便上前攔個鬼道：「你家家主人命事已有苦主了，只待原首人來，即便審決。我們那二處不尋」

得到胡阿虎認真歡歡喜喜隨着公人直至縣堂跪  
下知縣指着呂大問道你可認得那人胡阿虎仔細  
一看喫了一驚心下好生躊躇委決不下一時不能  
回答知縣將兩人光景一看在肚裏下猜着胡阿  
虎大罵道你這個狼心狗行的奴才家主有何負你  
直得便與鄰家同謀竟這假疑誣陷人命胡阿虎道  
其實是家主打死的、小人並無虛謬知縣怒道還要  
口強呂大既是死了那堂下跪的是什麼人喝教左  
右夾將起來快快招出奸謀便罷胡阿虎被夾大喊  
道爺爺若說小人不該懷恨在心首告家主小人情

願認罪，若要小人招做同謀，便死也不甘的。當時家主不合打倒了呂大，卽刻將湯救醒，與了酒飯，贈了白絹，自往渡口去了。是夜二更天氣，只見周四撐屍到門，又有白絹竹籃爲証，合家人都信了。家主却將錢財買住了船家，與小人同載至墳塋埋訖。以後因家主毒打小人，扶了私讐到爺爺臺下首告。委實不知這屍真假。今日不是呂客人來連，小人也不知是家主冤枉的。那死屍根由都在船家身上。知縣錄了口語，喝退胡阿虎，便叫周四上來問。初時也將言語支吾，却被呂大在旁邊面對知縣，又用起刑來，只

更得也

得一一招承道。去年某月某日，呂大懷着白絹下船，偶然問起緣由，始知被毆詳細。恰好渡口原有這個死屍在岸邊浮着，小的因此生心要詐騙王家，特地買他白絹，又哄他竹籃，就把水裏屍首撈在船上了。前到王家，誰想他候，之事，在此一說便信，以後得了王生銀子，將來埋在墳頭，只此是真，並無虛話。知縣道：「是便是了，其中也還有些含糊。」那裏水面上恰好有個流屍，又恰好與呂大廝像，畢竟又從別處謀害來，詐騙王生的。周四大叫道：「爺爺冤枉！小人若要謀害別人，何不就謀害了呂大前日，因見流屍，故此生出買絹籃的。」



計策心中也道面龐不像未必哄得信小人欺得王生一來是虛心病的二來與呂大只見得一面況且當日天色昏了燈光之下一般的死屍誰能細辨明白三來白絹竹籃又是王生及薑客的東西定然不疑故此大膽哄他一哄不想果被小人瞞過並無一個人認得出真假那屍首的來歷想是失腳落水的小人委實不知呂大跪上前稟道小人前日過渡時節果然有個流屍這話實是真帶了知縣也錄了口語周四道小人本意只要詐取王生財物不曾有心害他乞老爺從輕擬罪知縣大喝道你這沒天理的

狠賊，你自己貪他銀子，便幾乎害得他家破人亡。似此詭計，竟謀不知陷過多少人了。我今日也爲永嘉縣中除了一害。那胡阿虎身爲家奴，拿着影響之事，背恩賣主，情實可恨。合當重行責罰。當時喝教把兩人扯下。胡阿虎重打四十。周四不計其數，以氣絕爲止。不想那阿虎近日傷寒病未痊，受刑不起，也只爲奴才背主，天理難容，打不上四十。成于堂前，周四直至七十板後，方纔昏絕。可憐二惡竟殘。今日斃于杖下。知縣見二人死了，責令屍親前來領屍。監中取出王生，當堂釋放。又抄取周四店中布疋，估價一百金。

拍案驚奇

卷十一

十五

原是王生被詐之物，倒該入官。因王生是個書生，屈陷多時，憐他無端，改贓物做了給主，也是知縣好處。按傍屍首，掘起驗時，手爪有沙，是個失水的，無有屍親。責令忤作埋之義塚。王生等三人謝了知縣出來，到得家中，與劉氏相持痛哭了一場。又到廳前與呂客人重新見禮。那呂大見王生爲他受屈，王生見呂大爲他辨誣，俱各致個不安。互相感激，這教做不打不成相識。以後遂不絕往來。王生自此戒了好些氣性，就是遇着乞兒，也只是團和氣，感憤前情，思想榮身雪恥，閉戶讀書，不交賓客。十年之中，遂成進士。

知天  
平秋  
寬者  
美

所以說爲官做吏的人千萬不可狎管人命視同兒戲。假如玉生這樁公案。惟有船家心裏明白。不是。燕客重到。湖州家人也不知道。家主受屈。妻子也不知道。丈夫受屈。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受屈。何況公庭之上。豈能盡照覆盆。慈祥君子。須當以此爲鑒。

國國刑措號仁君

言網羅鉗最狂人

寄語昏汚諸酷吏

遠在兒孫近在身